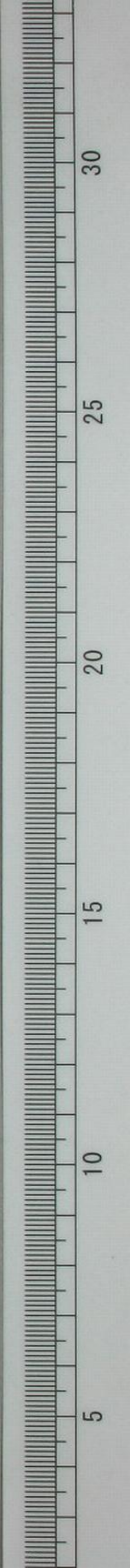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17  
6



文章 17  
W117  
6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九



江陽陳  
柳璟子孚

滏陽張 潛上若評註 男 榕端樸園校訂

橋恆子久

越王樓歌

錢云綿州圖經越王曾刺綿州本傳不載蓋史缺也朱云王當則天時起兵興復不克死蓋賢王也○原註洙曰越王太宗之子貞也中宗時為綿州刺史嘗創樓於江濱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二句寫樓之自孤城西北起

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寫樓之高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

半輪明樓邊江山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上詩生序卷之九

讀書堂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磨氏寄

010185191813

杼軸本王子安滕王閣來却矯其穠厚別以朴詞宕調  
成新觀正宜參看○末二句言不第今人玩賞即千秋  
萬古人猶憑弔而追思之也

海棕行

櫻不皮而榦葉叢於杪至秋乃實○原註花  
木以海為名者悉從海上來唐子西游治平  
院詩江邊勝事略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即老  
杜所謂東津者據此則公館海棕皆在涪江之東津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

稜白皮十抱文自是眾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出羣

焉知言人

不知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言棕與眾木溷雜不能上為國

棟止令識者歎賞也

原註

師曰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  
綿蜀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鶴曰北辰喻京師帝

居言欲移種於京師不可得也漢武帝穿昆明池池底  
皆黑灰問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胡法蘭法蘭蓋  
博物者公以當時不識其為何物故及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

原註名畫記姜皎善畫鷹鳥玄宗  
在藩邸皎為尚衣奉御有先識之

明玄宗即位累官  
太常卿封楚國公

楚公畫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

幽朔乃產鷹之地

觀者貪愁

掣臂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

左綿畫鷹之地

却嗟

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

未見其為畫非

真正寫畫入神處

宗武生日

原註鶴曰宗武小名驥子公之子也時公  
送嚴公至綿旋有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

而家在成都也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

推為時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言傳家以詩而人徒知為世上尋常父子之情耳

熟精文選理作詩之料○千古惟子美善用文選若填事實而無情又不如衛公之言為當休覓

綵衣輕禁無奢華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以憂懷不成坐流霞分片

片涓滴就徐傾謂少飲應景耳○四句遙憶宗武生日排筵

原註 瑞溪集云文選者文章之祖也自兩漢而下至魏

選撫其英華旁羅曲按咀嚼為我語故又用以訓其子焉及唐文弊尚文選大過李衛公德裕云吾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言也抱朴子項曼卿修道山中自言至天上游紫府遇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飢渴

光祿坂行原註夢弼日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是日將落映山景樹枝有鳥

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暮景如畫馬驚不憂溪谷墜草動只

怕長弓射畏賊伏草中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

原註 鄭棨傳信記云開元初玄宗勵精理道天下大治

安西諸國悉更為郡縣行者不齎糧上猶惕厲未已鮑曰按崔寧傳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代宗憂與此詩合

悲秋

涼風動萬里正是秋景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為客情

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傳書從家遠說出為客從秋來說出真難堪然二句又宜合看因傳書而思鄉之情彌甚便含末見兩京意。愁高鳥不及鳥之任意飛回也逐眾人見隨眾而行不能如意快心是年公在雲安將移居夔州故曰投三峽原註鶴曰羣盜縱橫指當時史朝義與吐蕃之亂未已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由不睡故覺夜長。耳工在不肯字。入簾殘月影。

高枕遠江聲。二句不寐之景。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友生指高適言。

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四句不寐之情。書數紙謂公所寄書應悉二字方說得去。

客亭

秋窓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是曉景真

而大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格調渾成一氣注下。孟浩然曰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老杜曰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其語相近其用意懸絕故明皇一聞孟詩曰卿自棄朕非朕棄卿使聞杜語寧有此論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公自注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時公卜

居成都暫至梓州王從蓬州更代而來道經梓州與公相晤。三首皆王不飲而公必欲飲故云戲題可見少陵興趣甚高隨事寫意無不可。原註鶴曰漢中王名瑀讓皇之子汝陽王之弟按本傳肅宗詔收羣臣馬助王瑀與魏少遊持不可帝怒貶蓬州長史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公自謂一別五秋螢。

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銘。言王但當舉宜戒者自警不當斷飲不能隨皂蓋。

自醉逐浮萍

雅謔言已不能隨王斷飲也

此言久別乍會欲飲次首言久病賴酒欲飲末首追思昔日飲酒賦詩而有同異存亾之感皆從斷酒作戲

原註

趙曰客星用嚴子陵事乃公自喻也陶潛詩且進杯中物洙曰崔瑗有座右銘趙曰皂蓋指漢中王

也漢二千石朱轡皂蓋按史云漢中王貶蓬州長史長史別駕也而公是詩云不能隨皂蓋及奉漢中王手札詩云剖符來蜀道皆太守事疑史誤當是貶蓬州刺史也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酩酊淨掃鴈池頭

策杖公自謂杖而後起以病也嗟不起亦謂王嗟公病不起○朱云江左相謂曰溪源不起如蒼生何謂王嗟公之不仕也

原註

西京雜記梁孝王築兔園有鴈池趙曰天后時諸卿大夫晦日宴高文學林亭各賦詩高矯詩云駕言尋鳳侶乘歡俯鴈池則鴈池之名可以泛指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

點尚憐詩警策

言王猶憶酒顛

狂追念昔日與

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亾

二語得體

空餘枚叟

在應念早升堂

言訂交最早也○原註徐陳下復著枚叟取稱意而已

原註

語云魯衛之政兄弟也漢中王與兄璉俱領重鎮魏文帝與王粲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謝惠連雪賦梁王遊于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公以枚叟自喻也

贈韋贊善別

原註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五人當傳令諷過失贊禮儀韋贊善當是韋見

素之後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掩荆扉，別後淒涼。寂寞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根白髮來望遠歲時同。

言歲歲在他鄉遠望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謂防此日意無窮。

弟妹不可見，僅在悲歌中。想念朝廷政事顛倒禍亂，只可付之一醉相忘。不堪醒視。○錢云：兵戈關塞，指徐知道以兵守劍閣也。

九日奉寄嚴大夫

原註：夢弼曰：公九日在梓州登臨。時嚴武還朝，尚在蜀棧道中也。

九日應愁思，遙憶武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途中遙知簇鞍馬，迴首白雲間。

謂武思已

情意繾綣之極。人謂公每與武詩，輒不佳何也。○代宗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故曰冒險艱。

巴嶺答杜二見憶

嚴武

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

也知光祿最能詩。謂杜江頭赤葉楓愁客，嚴自籬外黃花

菊對誰。謂杜兩人情好如此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

此等詩命意懇摯措語高亮便與杜爭勝

**原註**

洙曰晉阮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宋謝莊字希逸善屬文仕至光祿大夫

**題玄武禪師屋壁**

原註夢弼曰按梓州有玄武縣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

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游

以畫佳非名手不能故曰顧虎頭非必出顧手也赤日二句謂石林照赤日而其氣亦赤江海映青天而其流亦青錫飛句是合兩事作一事用法總見山水之妙不必執泥○以廬山比畫故曰似以惠遠比僧故曰真

**原註**

修可曰顧愷之小字虎頭丹青特妙世說載顧愷之嘗為虎頭將軍圖經載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

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于山麓道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之處築室焉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姓名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趙曰不驚鷗乃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從之游借用此意沈曰晉陶淵明與惠遠遊從在廬山結白蓮社公言壁間所畫似是廬山路可以尋訪惠遠之游也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玩應字歸舟當指王言公危坐翫月而思之也○欲得淮王術使月光有缺以公別王後見月明益動愁緒故



欲使月缺有暈不令光照別懷乃方惱月圓  
明欲得王術使缺而風吹已暈適獲我心

原註 淮南子畫隨灰而月暈缺注云以蘆草灰隨牖下  
月光令圖畫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于上也暈日

月旁氣希日照或作點故  
東坡有一點明月之詞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時寶應元年公避徐  
知道之亂入梓州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

顧戀

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

堂亦何有

言不能  
保全也

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

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

將炙緋衣走

寫華筵  
有氣概

銅盤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

言夜已淡而始促膝  
談心見無倦色也

黃昏始扣主人門

又追遡初交  
時見其情厚誰謂

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

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交態

同悠悠

以泛交  
形知已

垂老遇君未悵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原註

師曰梓州屬東川嚴二乃梓州人為梓州別駕夢  
弼曰時徐知道反八月伏誅劍南大亂鶴曰于定

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  
又續通典云唐以堂吏朱儉為華州別駕給事郎蕭倣  
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  
其來尚矣夢弼曰青螺粟帽之紋也言舞劍時袖拂帽  
紋之塵也紫衣緋衣指當時執事者也趙曰後漢雷義  
與陳重為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逢原  
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悠悠泛交也此謂視乾  
坤之內雖大而相知者皆泛泛爾魏志劉備曰若元龍  
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晉武帝問王戎曰夷  
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杜詩詳解卷九

讀書堂

嚴氏溪放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一役所謂細人肥肉大酒徒相要。嗚呼古人已糞土，謂古人之道獨覺志士甘漁樵。況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慊慊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

此言君子不遇知己，徒以私惠酒食相招，志士寧甘隱遁而不樂于游也。

**原註** 趙曰：邊頭公卿謂居邊之守臣也。獨驕謂有跋扈之意也。其費心姑息，特一役耳。何補於事哉。禮記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皇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子謂鳳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指上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此言君子不遇知己，自宜引退。

**原註** 列子：周穆王八駿曰赤驥。陸機赴洛詩：頓主倚舊巖。注：頓猶舍也。戰國策：夫驥之服鹽車而上太行，灑汗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桐樹，食帝竹實。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

曲盡賈人

見小多慮之態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羸無乃

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此言邪羸不如本計之得因謂為治在乎用人不貴任法昔人觀此詩謂少陵可作宰相○此詩每段留不盡之意似擬漢人

**原註**

易日中為市左傳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張衡西京賦商賈百族禪販夫婦

鬻技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于作勞邪羸優而足恃注云邪偽也欺偽之事自餘羸豐饒足恃也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商君傳衛之庶公子名鞅姓公孫相秦十年封之商於

十五邑號為商君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令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告商君欲反遂滅商君之家唐子西語錄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

二句先言

開創功臣方及中興之佐正見何代無才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

勳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

畫在雲臺

此詩公自喻言已有匡扶中興之才而上不能用也借古人以歎時事言之者無罪○宗臣一代所推尊也

**原註**

師曰禮云國之將興有開必先漢光武中興使國

以得蕭何曹參輔贊之功光武中興亦由寇恂鄧禹耿弇賈復輩相與經綸收復土宇及功成名遂光武不任

以吏事俾之各遂朝請善得御功臣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而二十八將得繪像于南宮雲臺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比奈何諸將邀功養寇其與寇鄧耿賈輩遠矣是詩子美蓋傷肅宗無駕馭英豪之策也

**秋盡** 原註鶴曰是年秋公自梓州歸成都迎家冬再往梓州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獨好開

袁紹杯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延升上座飲酒一斛容儀溫偉公曾與嚴武五月草堂共飲故以玄自況而以袁紹比之今武已還朝故曰徒逢言已往也○雪嶺劍門皆蜀地時吐蕃徐知道交亂西北不通無人可到故云末句即因此亂

**原註** 鶴曰成都大城西有少城典略云劉松袁紹在河朔於三伏酣飲避暑號河朔飲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嶠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谿自然壯麗七子之祖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

人啼一舞一啼欲歌欲泣之景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攜

越水嶠水皆出羌界山連越嶠鄰於滇也五谿蠻屬楚下五谿鄰於楚也○酒煖色綠射洪寒輕故仍綠末言無人攜酒為公遣愁

**原註** 趙曰金華山涪水皆屬梓州射洪縣唐志嶠州屬越嶠郡有越水嶠水三蜀初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為郡故後人謂之三蜀巴渝二州名通典黔中謂之五谿注云酉辰巫武沅等谿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原註按本傳陳

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金華山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二十八章王適見之曰是必為海內文宗初舉進士武后時擢麟臺正字遷右拾遺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捕送獄中憂憤死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于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

指觀

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  
日色死言慘淡無光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僊人

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冽傷雄材

原註

希曰梓州在涪江之右故曰涪右師曰蔚藍天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觀故云孫綽游天台賦瓊臺

中天而懸居趙曰蔚藍者茂蔚之藍今詩人言水曰撥藍故隱語天名亦曰蔚藍寰宇記射洪縣南有懸巖山遠望皎如白雪玉女仙人皆指觀中之景或觀中所塑神像曹植遠游詩靈鼈戴萬丈禪嶽儼嗟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

陳拾遺故宅

原註鶴曰拾遺故宅與書堂不遠亦在金華山詩中同游英俊人按拾遺嘗有

序送公之祖審言貶吉州司戶云羣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則當時審言亦與拾遺為交游矣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脩椽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園烟位下  
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  
後名與日月懸同游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  
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

因故宅有趙郭翰墨故及

盛事會

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言此堂未必久存而公詩

寓忠義可  
以不朽

原註

洙曰揚雄司馬相如皆蜀人按本傳子昂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鶴曰郭震字元振舉進士授通泉尉通泉梓州屬邑趙彥昭字奂然與元振嘗同為太學生故宜同游壁有題字也彥昭景龍中又與公大父審言同在修文館以權幸進後為刑部侍郎封耿國公趙曰子昂有感遇詩曰吾觀龍變化曰聖人不利己曰金鼎合還丹等是也子昂有文集十卷盧藏用為序盛行於代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是山寺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

疎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手入

警言 竦俯視萬家邑烟塵對階除此段言文公戒行之高 吾師雨花外不

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

空虛甫也南北人此段自述解蕪漫少耘鋤久遭詩酒污

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蝼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

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

噓公每題寺僧必入禪語

原註

江文通詩絳氣下縈薄注云絳氣赤霞氣也風磴風路也石梯曰磴高僧傳僧惠永感虎來馴又高僧傳講經而天雨花釋書舍衛國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洙曰大珠白月言其性之圓明也故佛書有摩尼珠及水月之說又曰望以前為白月望以後為黑月師道曰蕪漫少耘鋤謂性地荒而不修

世詩挂解卷九

讀詩堂

也第一義言其教無上也梁武帝問達摩如何是聖諦  
 第一義又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華嚴經有十回向  
 東坡志林子美詩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  
 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  
 美詩外別有事在也鶴曰子家有石刻東坡帖云子美  
 此四句感慨通達其於道必有得也庖丁以牛入輪扁  
 以輪入子美蓋以詩入也耶捫蝨詩話老杜詩當是詩  
 中六經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  
 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  
 淡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地乃莊子所謂  
 游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涅盤經一目盲人為治目故  
 造治目良醫其時良醫即以金篦刮其眼目膜眼上翳  
 皮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珍珠摩  
 尼碑磬瑪瑙華嚴經一切法本來無生

奉贈射洪李四丈

原註鶴曰射洪縣屬梓州縣東有射江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起語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游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謂成

都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

言東征不能回顧妻子即蒼茫風塵際蹭蹬麒麟老謂自

士懷感傷謂李心胸已傾倒

原註

尚書大傳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趙曰南京指成都府亂初定指去年段子璋反崔光遠討平之木玄虛海賦維長綃挂帆席謝靈運詩泛舟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注云古者一兩金直十千今言十金則知為百千矣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老將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奔走正以救征途乃侵星得使

諸病人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可見獨立者非傲裝逐

徒旅達曙陵險澀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

駑馬若維繫是長途人馬罷倦真景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悒空慰

所尚懷終非曩遊集山水是平日所尚今已衰老空慰所懷不能如壯年遊賞衰顏偶

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末言途窮不知何所適從

原註 鮑明遠詩侵星赴蚤路畢景逐前儔修可曰張平子思玄賦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做裝注傲

始也破謂破愁為笑也洙曰阮籍常不由徑路而行途窮則哭楊朱泣多岐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原註地理志梓州通泉縣去縣

十五里有佳山水諺號沈家坑

谿行衣自濕早行谿霧中故亭午氣始散冬温蚊蚋集蜀中

人遠鳧鳴亂登頓生曾陰欹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通泉

驛縣郭輕烟畔一川何綺麗水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

寞山江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

所歷有嗟嘆

原註 修可曰孔子歎鳳泣麟皆傷時也王粲字仲宣漢獻帝時西京亂乃之荊州依劉表有七哀詩

過郭代公故宅原註夢弼曰郭震字元振以字顯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

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其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

遂得擢用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



兵扈從事定宿中書省一十四日以功封代國公鶴曰代公魏州也宅在宣陽里今云故宅當是指作尉通泉時所居也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略代公通泉尉放意何自若及夫

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寫出英雄不拘小節

光景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傾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羣

公見慙色王室無削弱迴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述代公功包涵

渾成無所不有我行得遺跡池館皆疎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

### 落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

此篇可為尚論古人之法初總言生平磊落不羈定策下則專述扈從定亂一事○元振寶劍歌較浩然誦不

才明主棄意同而氣雄故得稱旨武壘之才豈可及

### 原註

江淹賦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靈運吳都賦噴薄沸騰趙曰光天二年郭元振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寶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爭不受詔立宗發羽林兵誅懷貞等宮廷大亂睿宗聞變登承天門樓將欲投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又躬率兵侍衛奏上前奉詔誅懷貞等又按神龍乃中宗即位改元去光天二年凡八年今詩云定策神龍後蓋太平安樂二公主及韋后用事俱在神龍二年故曰神龍後也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謂太平公主既誅則君臣之間立宗得尊位父子之間立宗得親傳所以成睿宗付託之意矣定功曰元振寶劍歌云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嗟咨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游俠子亦曾親近英雄

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  
雖復埋沉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原註洙曰稷字嗣通薛收之從子好古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

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當國圖籍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結體道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留意文學嘗喜之及踐祚稷見擢用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歷太子少保會竇懷貞以附太平公主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

一語槩其生平

但見書畫

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牘懸仰

看垂露姿

根書來

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

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

根畫來

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填謂

填塞不見也

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

兼及代公知公論人甚恕

不知千載

後誰復來通泉

言其憑弔當如今日

原註

夢弼曰按稷有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

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傳巖旣紆鬱首山亦嗟峨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生知幾何又按梓州通泉縣有慈覺寺其額乃稷所書洙曰漢曹嘉工篆隸變懸針垂露之法趙曰按稷書慧普寺碑三字字方徑三尺許今在通泉縣慶壽寺聚古堂其字乃真書而公有蛟龍之喻余嘗到慶壽觀之三字之榜有蟲屬纏捧此其蛟龍岌相纏也詩人道實事為壯觀之句耳稷所畫西方變相乃是佛像則亾洙曰郭薛謂郭代公薛少保按郭元振傳元振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二句盡羣鶴之態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

言豈獨新畫時可賞萬里不以力贊鶴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

倉庚鄰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

頻畫在屋後牆上赤霄有真骨恥飲洿池津又贊鶴自喻冥冥任所往

脫略誰能馴

原註

夢弼曰圖畫聞見誌今世所謂薛稷八鶴後人多效之然子美詩云薛公十一鶴不知三鶴何在也白鳳謂之鷗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

臨山水村烟對浦沙野亭景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為家又應上京

華句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先美姚通泉邑中上客有

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次及王侍御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

郭銷我憂登山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泛江笛

聲憤怒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

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船重從喧呼說

出夜泛之  
景入神

滿空星河光破碎

是風起  
黑夜景

四座賓客色不動請

公臨溪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

霜露霑人衣

用月賦

此詩首言中夜泛舟之樂而結以回船罷酒有唐風  
良士瞿瞿之思可入三百○色不動言不以介意

原註

洙曰後漢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世說陳元方嘗  
候袁紹紹問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

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緩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  
恣其所安久而益敬夢弼曰此以美姚之為通泉縣也  
洙曰老子為柱下史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此  
以美王侍御也荀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修可曰末句  
傲謝希逸月賦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  
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建都十二韻

原註鮑曰寶應元年建五都以京兆府  
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

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鶴曰上  
元元年初建五都二年停是年復建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

便見無能

為君上進良策者  
蓋駁建都之非

建都分魏闕下詔闕荆門恐失東人望

其如西極存時危當雪恥計大豈輕論

見不能討賊何取  
建都駁其計失

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牽裾恨不死

敘自漏網辱殊恩永

負漢庭哭遙憐湘水魂

言不能討賊

窮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

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

是窮冬

衣冠空穰穰關輔久昏昏

時尚未  
復關中

願枉長安日光暉照北原

此詩妙在諷刺不露而意已備○錢云此詩因建南都  
而追思分鎮之事也初房瑄建分鎮討賊之議詔下遠

近相慶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肅宗以此惡瑄貶之久之東南多事從呂諲之請置南都於荊州以扼吳楚之衝公間建都之詔終以瑄議為是而惜肅宗之不知大計故作此詩牽裾以下乃追敘移官之事蓋公之移官以救瑄而瑄之得罪以分鎮故牽連及之也是歲七月上皇移幸西內九月置南都華南京為蜀郡肅宗於荊州蜀都汲汲一置一革其意皆故違上皇也公心痛之而不敢斥言故曰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願枉長安日光暉照北原定哀之微辭如此○魏闕謂正月懸治象於闕下○彘陵有荊門地勢上合下開有門象楚之西塞○恐失東人望言建都意欲係屬東人之心其實以西極為本長安關中在西○隨事謂客中隨遇而安○北原五陵皆在渭水北岑參詩五陵北原上

原註

洙曰後漢議功於雲臺黃屋天子車蓋鶴曰下詔闕荊門指江陵府為南都也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注云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正是謂太平魏文帝

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辛毗諫帝不納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前漢刑法志網漏吞舟之魚夢弼曰公為拾遺時上疏言房瑄不宜廢肅宗怒宰相張鎬救之故有牽裾漏網之句洙曰賈誼上疏論政事曰切惟事勢可為痛哭屈原見讒於楚沉湘水而死穰穰眾多貌史記貨殖傳天下穰穰皆為利往夢弼曰關中三輔謂左扶風右馮翊與京兆也長安日蓋用晉明帝幼時元帝問日與長安遠近北原言太原河北之地也

遠遊

原註廣德元年梓州作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歎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何人記即厚祿故人書斷絕意言無人記念也迷方謂迷其所歸嚮之方與京華炤○似聞在遠聞不確也失喜出自意外也

間官軍收河南河北

寶應元年官軍破賊於洛陽進收東都河南平朝義走河北李

懷仙斬其首以獻河北平時公在劍外間捷書而作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痛定思痛喜極而悲

却看妻子

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寫喜意真切愈朴而近

白日放歌須縱酒

縱飲正見其喜

青春作伴好還鄉

回時正值春故曰作伴

即從巴峽穿巫峽

便下襄陽向洛陽

公自注余田園在東京二句根上還鄉說皆預擬之詞用重字不妨以無非

喜意一氣流暢

杜詩有以整暇勝者有以倉卒造狀勝者此詩之忽傳初聞却看漫卷即從便下倉卒間寫出欲歌欲哭喜極發狂之狀使人千載如見起二句是悲次聯是喜三聯是喜之實結處是頂第六句預言還鄉之喜也

謂卷起詩書不觀也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羈棲

無有二字

略斷此亦創句

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

春日樓鞞同鞞

雙雙新燕子

依舊已銜泥

感物歎已之無家

此首但傷客蜀次首則言不能遽歸鄉且舍蜀之吳有次第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厭蜀

交遊冷

原註以子美交游當時獨盛猶厭其冷豈非人情久客未有不相視落落者乎其後又有厭就成都

卜之

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

適吳之路

**原註** 趙曰時史朝義已滅戰場始定公念故園舊所移柳更能存乎更疑辭不敢必也定功曰荆門山其峰對起如門唐貞元間始立荆門縣屬江陵府

花底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

潘安縣堪留衛玠車留車賞花淡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無計留之

萼花蒂鬚花心雨過則花落故疑恐雨至傷花映霞則花益艷故曰何事言不須霞也

**原註** 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植滿縣花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乘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

柳邊

只道梅花發以梅與柳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

言展葉於春時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柳色黃故相混漢南應老盡灞

**上遠愁人** 公言久留漢南應見柳之衰老也○原註漢南公自喻時在梓州也遠愁人公懷長安也

咏柳而寓時光迅速之悲○到地開春便是春夏景老盡愁人又通秋冬景八句中抱感四時妙在不露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敘昔日之歡細馬時鳴金

腰裏佳人屢出董嬌饒東流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

見用樂府願攜王趙兩紅顏訂其今日過訪○原註豈獨黃四娘哉此王趙第次自注名耳

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公一來開我愁舞

處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纏頭

唐書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粗良細馬稱左粗馬稱右  
○東流西飛形相背意○王趙必使君家妓花滿面謂  
美人顏色如花○唐人賞歌舞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享加恩借以為詞

**原註** 洙曰嬌饒名姬也朱子侯有董嬌饒詩趙曰東流  
西飛惜不相見與見招之後不復見其姬也故下  
有願攜之句端本曰  
王趙亦通泉之妓也

鄆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原註鄆曰鄆縣

屬梓州

憑高送所親

李乃公表親

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

春非無浪所以戒自

野花隨處發官柳著行新西蜀景天際

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太頻想送者不止李

題鄆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

美其德政

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

且繫船言將行而為郭之賢少留相訪○頻驚言郭之長才屢屈小邑故欲代問天○問幾賢言問為令者幾人如郭之賢也

**原註**

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有大風疾雨今為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武王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風大雨從太公邑外過晉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稻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北詩北解卷九

三

讀書堂



木言言解卷九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是多舟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

遺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二句不了語所過憑問訊到

日自題詩

別離不久謂公亦將出峽宗族謂公與崔宗族俱在長安目前何忍相遺○末二句謂崔所過公他日憑以問訊欲崔先題詩以紀之

原註十道志開州有白狗峽二石隱起如白狗又有黃牛峽高崖上有石色黃如牛宋玉高唐賦昔者先

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異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原註地理志惠義寺長平山在梓州郡縣北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公每作釋寺詩便以鶯花隨世

界樓閣倚山巔遲暮身何得身之登臨意惘然心之誰能

解金印瀟灑共安禪

不住言不著也取佛經不著相意○鶯花春日艷冶之景不過與世相同見非不住真義○人至遲暮回思從前經歷俱屬無用故曰何得所以一登臨忽忽如失便一切皆空○解金印言四使君不能不為職事所係也

○法華經安禪合掌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原註希曰涪江在梓州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美君還花雜

重重樹雲輕處處山涪江景天涯故人少更益鬢毛斑

世詩在屏卷九

讀書堂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

日丹楓萬木稠二句山中景春無丹楓當是見楓預言之小院回廊春寂寂閣下

浴鳧飛鷺晚悠悠江諸天合在藤蘿外山頂之寺昏黑應須到

上頭

玩詩意則寺在山頂閣在山腰從寺下說起俯仰一山多少曲折盡該八句中寫景須如此方有位置方有次第○諸天諸神像也

原註蘇曰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方琮曰昏暗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名讀書

雲閣觀問絹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亦不盡言不足盡人竇子之才實過人也○有其實而名歸之曰符言惟苦節故得名也苦節謂甘貧不事干謁○問絹用胡威事實九必省親而歸耳○末二句囑其寄音問以慰妻子而託言題詩耳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前遡從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

地預計忽漫相逢是別筵當下送別四句多少曲折不分桃花紅勝錦

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先云後會後日相逢是倒敘法最妙前四句中藏五折○不分言似非分中所有桃李春色本街而送別見之

皆憎愁恨極寫離情難堪處  
○杜詩用虛字處甚得力

原註

孫季昭曰杜子美善以方言里諺點化入詩句中  
曰吾家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客睡何曾著秋天不  
肯明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  
不可更禁當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自於綿負鹽  
出井此溪女打鼓發  
船何郡郎此類甚多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

東津郡涪江

烟花山際重

重言其稠密也

舟

楫浪前輕淚逐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日

應首句那

得易為情

謂愁淚

上牛頭寺

原註寰宇記牛頭山在梓州郫縣南四面孤絕俯臨州郭上自長樂寺樓閣烟花為

上方勝槩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花濃

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意不盡言游山之興未息袞袞跟不盡來言登涉源源相繼不以為勞浪出遊言放浪縱恣也○末二句言鶯啼之久正是鳥鳴山更幽意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

言牛頭寺從鶴林望見

梯逕繞幽溪春色浮山外天河

宿殿陰

言其高

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老回看

不住心

此首俱望中景宜敘在上牛頭寺前○末二句見不宜狂歌潦倒當靜悟本心公蓋進於禪悅矣

**原註** 邁曰鶴林即靈仙觀趙曰燈所以照夜而白日亦

長者以黃金側布於祇園地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眾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

**上兜率寺** 原註按圖經兜率寺在梓州郫縣南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原註本謂江山無巴蜀耳棟宇

自齊梁庾信哀雖久何顛好不忌白牛連他本遠近且欲

**上慈航** 言白牛有力可以連接遠近使人假之登慈航也

真如古佛號言兜率有名之寺乃真如會法之堂○後漢何顛隱汝南所至皆親其豪傑上句言思鄉同於庾信此句言客中朋友之樂尚不能忌○心經曰般若者若海之慈航公欲皈依佛法也

**原註** 石林葉夢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

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之間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有見於言外也趙曰庾信作哀江南賦以金陵瓦解而身竄荒谷也法華經云有大白牛肥壯多力以駕寶車蓋喻大乘也

**望兜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溪隔寺門霏霏雲氣重密樹閃閃浪花翻江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

此首當敘在上兜率寺前起六句皆是望末二句結欲往游○不復知二句難解公蓋透禪理以芥子納須彌故莫大於天而不復知惟皈依佛法仰其尊也○佛言設教諸天奉行故佛號天人師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

明原註鶴日是年岑參自虢州長史入為太子中允

遲日淡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古以詩為諱耶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

帝鄉二句謂玄宗肅宗是年三月葬也○莫浪傳者防不知己也報岑范者為知己也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兵革

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百花可樂而以淚對

之故曰忍本不忍以淚灑花而今竟淚落是忍對花下淚也

送何侍御歸朝公自注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謂李車輿使者歸謂何山花相映發見還朝水鳥

自孤飛言已獨淹留春日垂霜鬢公自天隅把繡衣送何故人從

此去寥落寸心違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艷曲二首

上客迴空騎上客指李客到船則騎迴佳人滿近船女樂另在一船江清歌扇

底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對舞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

偷眼艷陽天

玉袖以玉飾袖隱浪偏言波紋搖漾於壺其影有時而偏也○偷眼謂羣妓急欲視又不敢正視因使君在前

耳寫景逼真杜  
老興復不淺

**原註**

容齋三筆云唐李義山有詩云縷月為歌扇裁雲

情縷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  
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  
愛舞衣絕相似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  
光義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  
扇舞衣為對也梁簡文詠內人詩風吹玉袖香鮑照詩  
朔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茲辰自為美當避艷陽年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床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立馬  
千山暮迴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

近笛床言笛聲穿雲也笛床架笛之床縈係也言其心  
用之度曲也分行衆妓分行各列○立馬二句初下船  
則迴騎今回船又將上馬故立馬以待二首只如一首  
神情如畫○未句戲使君勿情癡於諸妓也古樂府歌

鴛鴦逐野鶴  
恐畏不成雙

**原註**

古詩度曲翠眉低前漢元帝紀自度曲應劭曰自

隱度作新曲瓚曰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古  
樂府羅敷作陌上桑歌秦氏有美女自名為羅敷使君  
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  
有婦羅敷自有夫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峰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峰欄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想寺中有

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鐘雲門春寂寂此別惜相從閣臺

苒苒寺為谷所掩不能振起也○騎馬游山整冠  
送別雲門公謂成都草堂之門恨不能從王遽歸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  
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谿竹抽梢合過牆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

都西郭浣花里

原註

洙曰韋亦避難者故言同病吳越春秋子胥日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趙日南溪即在公草堂之傍

絕句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原註

趙日三月二日出郊踏青或云乃成都事也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

錄事不書姓一作送新錄事

歸合州因寄蘇

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勸何寂寥

勸相

勉以功名

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柁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

舟幸為達書賢府主

蘇使君

江花未盡會江樓

錢云江樓在合州州治前

送辛員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

此別時景物○原註櫻桃洛中者勝淡紅色曰朱櫻明黃色曰蠟櫻

郭外

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二句總言不忍別

別

送人一絕句後繼以一律甚不拘○足離筵言仰望不已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細草留連侵坐軟，殘

花悵望近人開。四句送時景物同舟昨日何由得，昨日並馬今朝未

擬迴。此時直到綿州始分首。邵作分手江邊樹裏共誰來。預計後日相別

景况

江漲呈竇使君 綿州巴西郡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峰。孤亭凌噴薄，原註噴薄言江水之漲也萬井

逼春容。霄漢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

胸。楊子龍蟠於泥

亂遠峰，峰倒映水中，凌噴薄，謂凌孤亭而噴薄也。容寬舒不迫，今為水所逼，故失之。鳥愁無地可棲，龍居即蛟龍不自謀意。

因濁泥洶湧不能安其居，即蛟龍不自謀意。

又呈竇使君二首

轉驚波作惡，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關心

小剡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

剡縣屬會稽郡，揚州屬淮南公在巴西驛亭而遠及此，蓋見水勢之大，瞬息千里而公素有游吳越之念，故一眺望間若小之若見之耳。

之若見之耳

原註 夢弼曰：晉謝安與孫綽泛海，風轉急，即迴。列子黃帝篇：海上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

其父曰：汝取來吾觀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向晚波猶綠，連空岸脚青。二句言水退雨止日兼春有暮，愁與醉



無醒

亦創句法

漂泊猶枯酒，踟蹰此驛亭。

謂不忍別，即下二句。

相看萬里

別言別後相去之遠

同是一浮萍。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咨議

諸昆玉

嚴氏即鹽亭人，咨議王府參軍。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谿花淡淡，春郭水泠泠。全蜀

多名士

美全蜀

嚴家聚德星

贊一家

長歌意無極

本非長歌而意則長也

好為老夫聽

原註

地理志鹽亭縣梓州左異苑陳寔字仲弓與諸子姪季和父子討論於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

內有賢人聚嚴氏見唐書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養家子以財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資助邊得為州

長史嚴武知其才署押衙未知是否

倚杖

鹽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

寫出山縣僻簡光景

江橋春

聚船狎鷗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即溪邊言郭內有溪，雖字即字相應。物色言山縣。江橋生意謂鷗鴈。去年春公在梓州，今復過此，故云。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房瑄相肅宗後謫官為漢州刺史寶

應二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在道卒西池乃瑄所鑿

舊相思，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鼓化

尊絲熟，刀鳴鱸縷飛。使君雙阜蓋，灘淺正相依。

首二句言後人追思琯恩而游賞其池闕庭未到言琯當奉召未到闕庭時必泛舟游此分音問即自分之分當如是意言當日聞內召後游此必有光輝也

**原註** 舊相言房琯也凡煮葷須用鹽豉以物性相宜也世說王武子前有羊酪問陸機吳中何以敵此機

曰千里葷羹未下鹽豉千里湖名也

###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鳳皇池上應迴首為報籠隨王右軍

**原註** 鳳皇池上指房公入朝此當是房公奉召啓行後而公得其池鵝故云實則房道卒閩州未曾入朝

**原註** 夢弼曰荀勗罷中書令為尚書人賀之曰奪我鳳皇池也王羲之為右將軍性愛鵝山陰有道士好

養鵝羲之為寫道德經籠鵝而歸甚以為樂

### 答楊梓州

悶到楊公池水頭錢云房公池誤作楊公未確坐逢楊子鎮東州却向

青谿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游謂他日更游此池

**原註** 夢弼曰楊梓州之先人昔嘗守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為農田之利在青谿西號楊公池今乃子又

守此州故有載阿戎之句晉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若與阿戎談阿戎謂渾之子王戎

### 柑園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蜀為遐方故稱邊使蜀柑入貢隨邊使而去近至尊而  
開結二句以桃李相形言桃李雖先熟不能如柑之貴  
故既曰近至尊又  
曰獻金門非復也

寄題江外草堂

公自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錢云  
舊書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  
廬枕江縱酒嘯詠又公以乾元二年冬末至成都明  
年上元元年卜築草堂又二年寶應元年草堂成  
都亂遂走梓州此詩當是  
廣德元年懷思草堂作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遭亂  
到蜀江臥病遣所便遣消遣也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

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紀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建造只須如此

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妙於布置十雖有會心侶數能

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

天雖營此堂而不能安居古來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

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慘澹凌風烟事跡無固必幽貞愧

雙全所全者大○原註幽貞愧雙全流離困走中常尚念

四小松蔓草易拘纏又念草霜骨不堪長謂永為鄰里憐

前半言構草堂始末後言雖有此堂而干戈禍亂時時  
逃避不能安居尚攜妻子隨時奔走務全幽貞不能如  
古達人浩然長往而無累也○  
面謂堂之外貌勢謂堂之規模

原註

趙日上元元年公建草堂之始寶應元年公成草  
堂之日也唐高祖敕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  
作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葛常之詩話老杜  
當干戈騷屑時開關秦隴於是入蜀始有草堂之居觀

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乞樹本於何少府乞果栽於徐少卿以至詰王錄事許貲不到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遣弟檢校草堂云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云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每致意如此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為節度叅謀復歸草堂云不忍竟捨此復來理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履萬竹疏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復捨之而去以史及公詩考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已在雲安此草堂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托公詩以不朽蓋公之不幸而山川草木之幸也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原註鶴曰章留後章彝也時為梓州刺史

是年春是李梓州夏章彝繼之明年嚴武再鎮成都因小忿召章彝殺之又按唐節度有留後長慶間留後始改為知院官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屢食

將軍第仍騎御史驄見章待之優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寇

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寇盜可憂狂歌則忘形骸為累痛飲聊遣野雲低渡水

簷雨細隨風南樓景出號江城黑題詩蠟炬紅宴時事此身醒

復醉不擬哭途窮

原註趙曰公因宴南樓而望長安也燒棧字出漢書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洙曰雅州在蜀之西地多雨

名漏天是年吐蕃陷隴右諸州詔焚大散關時公在蜀之梓州梓為東川雅州之漏天屬西川公猶言朝廷在

燒棧之北鼓角在漏天之東耳朱文公語錄杜詩最多  
誤字蔡興宗王異固好而未盡其嘗欲廣之作杜詩考  
異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  
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陰  
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  
其義改漏字為滿似此類極多夢符曰漢霍去病為驃  
騎大將軍上為治第趙曰出號  
謂夜傳號令此節度府之事也

臺上得涼字

題承前首來  
否則難解

改席臺為迴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臺之高山谷進風涼

老臺之曠去一杯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蒼

跟前首宴南樓今登臺故曰改席留門謂章因夜淡令  
留城門不關也。一杯足言老來一杯已醉末句恐照  
白鬢

原註

趙曰遺暑濕言臺高如在  
雲霄間頓失去暑濕之氣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按題中還字王  
判官必黔人宦

蜀者今奉母歸  
養公與之別

大家東征逐子回

逐隨也

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笋迎船

出白白江魚入饌來

借事言  
王之孝

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淡仗

濟時才

言蜀中全仗王  
之才惜其遽歸

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

杯

前四句言王之歸養後四句言公與王別之情。大家  
音姑尊長之稱曹東征乃之官時王十五之侍母乃之  
官後還家因其欲歸溯其初至故曰東征逐子回。  
婦人三從其一從子逐即從也王維詩雙童逐老身

原註

趙曰大家指言王判官母以班氏比之也後漢曹世叔妻班彪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

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子殼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敘行李顏師古注家音姑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笋為之生後漢列女傳姜詩及妻龐氏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寰宇記黔州為黔陽郡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

中軍謂章上客謂崔

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

以下寺中景

祖帳飄金繩南陌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迴策匪新岸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颺目存寒谷

冰出塵闕軌躅

闕軌謂幽闕從出塵看出

畢景遺炎蒸

畢景日入也

永願坐

長夏

自悲

將衰棲大乘羈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

何離恨兼相仍

原註

漢疏廣傳設祖道供張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繩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

景逐前儔師曰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之大乘教羅漢果謂之小乘教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

謂諸君

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

絕葦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詩

絕葦二句顧謂指漢中王然題下未注豈公偶忘之耶○墮淚碑借用以誌去思零雨詩公自歎無歸期也

原註 夢弼曰晉羊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因名墮淚碑

章梓州橋亭餞成都竇少尹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公

行酒賦詩殊未央。四句歷落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

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前四句言章待客之情後四句言竇為政之美○成都時號南京竇已為成都少尹茲因入朝而期為三輔京兆故曰籍籍新京兆

章梓州水亭

公自注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原註唐奕家小堂圖有肅明觀道士席謙奕棋第一品又按公集有存沒口號云席謙不見近彈棋是也

城晚通雲霧。亭淡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近屬

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荆門。愛山簡吾醉亦長歌。

到芰荷必亭在芰荷中也○橋外少以屏吏人而飲也近屬言為親王高門長安城北門名薊子長安人○亦長歌公亦歌以志愛也

原註

洙曰淮南王劉安以比漢中王也趙曰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到京師公卿以下皆候之此以比席道士也晉山簡鎮襄陽每出嬉遊多之習氏園池置酒輒醉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醉酌無所知此以山簡比章梓州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公自注王新誕明珠

雲裏不聞雙鴈過。戲其不寄書來掌中貪見一珠新。秋風嫋嫋吹

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

公自傷不能歸里

原註

洙曰漢孔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生於老蚌佛書示如掌中之珠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

風起雪飛時公被謫可危下曰待王歸甚

明 杳杳東山攜漢妓

昔日之樂

泠泠脩竹待王歸

今日之悲

風還起事可危也雪欲飛時已暮也第三句根首句末句根次句

原註

洙曰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

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承言即回眾咸服其雅量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趙曰謝安居東山每遊賞必以妓女從脩可曰脩竹梁孝王園名也續漢書梁王兔園多植竹即所謂脩竹園地志云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中有鴈池脩竹園

櫻拂子

櫻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熒熒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啞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滕

此以喻貧士才堪用世而人不知重也。金錯謂拂柄以金錯飾之繩所以係帚。顧盼謂由人之加愛惜而見譽也與下競棄反。誰肯徵言人不信其有功之實義也緘滕貯篋中。此詩落句亦九齡之意而不堪代白羽其託喻深厚可諷

原註

夢弼曰白羽扇也張九齡嘗進白羽扇賦以見志云肅肅鳥羽穆如清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



篋中時李林甫代其為相也文選金錯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云詔賜應奉金錯把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五千對雪詩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黃金而錯縷旌竿也大抵古人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實焉啞齧也莊子蛟蛆嗜膚則通夕不寐矣

送元二適江左

公自注元結也

亂後今相見秋溪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晉室

丹陽尹公孫白帝城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原註戒其經過論兵

豈非藩鎮節度有難言者乎此等結語熟味最是深厚

風塵言亂江海言遠。丹陽在吳白帝在蜀謂元所經行者錢云蘇峻召祖約為逆拜丹陽尹後以罪誅此為

是如舊註温嶠之忠何以戒言兵。論兵為亂世大忌公欲元遠害全身故云。取次次舍也

原註

夢弼曰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漢公孫述僭偽以魚復縣為白帝城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陵州屬益州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

申云千古同慨

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

人

首四句謂時事向用武臣今因幽燕平定使通乃用詞人而路首與選

國待賢良急君當

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

四句送行戰伐乾坤破瘡痍

府庫貧衆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

二語刺史明訓。四句戒其自愛加惠 霄

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四句自歎

武臣時多以武將兼領刺史法度隳廢侵奪百姓室屋以居人甚弊之出房琯傳

原註

洙曰幽燕通使者時安史之亂已平晉書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程曰行蓋言太守皂蓋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因知貧病人須棄能

使韋郎跡也疎

此即公詩所謂同病韋郎也字見切厚如韋亦復然。原註一云不知貧病關何事

更有味

原註

希曰韋以郎官入梓州幕蓋唐時多以朝士入州幕如韋應物寄洪州幕府盧侍御是也佛書問世

尊安

穩否

客舊館

言客居於舊日之館也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重來已秋依舊竹林青

風幔何時卷

床幔或舊下而今卷也

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

公欲去蜀

適楚愁緒日冥冥

孫

丙謙

正字

丙厚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九

杜詩言解卷九

九

讀書堂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十

柳璟子孚

滄陽張 潛上若評註 男 榕端樸園校訂

橋恒子久

九日 原註廣德元年秋閩州冬梓州作鶴曰是年秋公自梓暫往閩州冬復至梓州

去年登高鄴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句樸而韻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前六句言久住梓州衰老無心賞菊未又憶明皇九日游幸往事也

原註

鶴曰鄴縣屬梓州涪江水東南合梓州之射江孫曰驪山指舊日明皇游幸也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

點題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

亂世賢人隱藏

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

絲

薄遊

病且老尚客故曰薄遊對壯遊看

淅淅風生砌團團月隱牆遙空秋雁滅半嶺暮雲長

滅長字俱

好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

二句比

巴城添淚眼今夕復秋

光

第三聯見老病不能久駐添字又從下秋光映出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

紀時

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

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

自述

羣盜尚如毛

難艱

吾舅惜分手

惜別

使君寒贈袍

謂王贈舅氏

沙頭暮黃鶴失侶

亦哀號

末言別後離羣之苦

原註

後山詩話杜牧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為警絕而子美纔用一句云千崖秋氣高語益工鶴

日時吐蕃党項與僕固懷恩之亂方殷故有羣盜尚如毛之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原註鶴曰青城縣屬蜀州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秦嶺  
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吾舅意淒然

此必乃舅出使未還京即轉縣令故甚惜之○前四句言縣令固有其人不宜遽令把詔使者為之紫微帝星○愁回馬言不能赴京也涪江即謂閬州送別污雜卑瑣也

**原註** 洙曰漢王喬為葉令每朔望自縣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令大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飛來於是舉羅張之得一雙鳥焉漢書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鄭曰秦嶺在秦州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此首當合前五

律看皆一時情事

曾城有高楼制古丹雘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

車馬客而無人世喧二句正佳蓋地僻適以送別停車馬耳遊目俯大江列

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寫出初冬慘景天寒鳥獸伏

霜露在草根細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樽豈伊山川間迴

首盜賊繁即前首羣盜如毛意高賢意不暇合前五律看方明王命久崩奔

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然

闔城南枕帶巴江腹菱荷入異縣見池之大秔稻共比屋皇天

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四句言天道循環帶

好議論清源多衆魚遠岍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

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

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

昔非惟一川瀆高堂六句又見世人媚神之非亦入干戈

浩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

舟躊躇慰羈束欲游池以開旅懷也

原註夢弼曰昔項羽封高祖于漢中漢中與閬皆屬利州路故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四時巫祝奔走以祭

之乃其俗也靈衣謂神衣呀張口貌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汎舟迴青惜

峰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又映騎馬滑聯

不開謂不開霽青惜黃知曲盡舟中失此得彼應接不暇光景

原註唐志蒼溪縣屬閬州葛常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詩

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汎舟迴對雨詩云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是也鮑

曰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舟行湍移景物如畫雖速而不言速也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錢起云山來指樵

火峰去惜花林不若子美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

與嚴二歸奉禮別原註唐志太常寺奉禮郎二人掌君臣版位奉朝會祭祀禮

別君誰煖眼原註反冷眼為煖新奇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

看去塵

是送別

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尙愧微軀在，遙

聞盛禮新。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

旅人。

前六句自述情景，後六句美嚴且致屬也。○商歌謂清商可哀之音。○受降禮正奉禮所掌。

原註

鶴曰：山東羣盜謂來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福昌、南陽、瑱誅戍者潰，是時李懷仙以幽州降田

承嗣以魏州降，及薛嵩、張忠志等以諸州降，故云受降頻。其降在去年冬，是年春也。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原註：鶴曰：南部縣屬閬州。

塵滿萊蕪甑，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

四句言其

清梁獄書應作

公自注

秦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羣小謗

能深，卽出黃沙在，應須白髮侵。

六句言其白髮免構訟之苦。

使君傳舊

德美使君

已見直繩心。

飲水用昔人但飲吳江水事，偷金用雋不疑同舍寃其竊金事。○黃沙想是塵土埋沒意。

原註

夢弼曰：後漢范丹字史雲，為萊蕪長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呂

氏春秋宓子賤為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治。漢鄒陽之梁從孝王游羊勝等，讒毀之下，陽吏陽從獄中上書

書奏孝王出之，卒為上客。史記：秦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

愁道路謂雨濕難行也。

恐失

漢旌旗。

旌旗卽戍卒所建，失旗喻意言敗北也。下急遲二字，正此意妙在渾。○原註：失舊作濕，失字好。謂雨

中遠道不見也。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

私諷

原註

洙曰：雪嶺，西山也。西山有松州，正控吐蕃。高適傳適上疏言：西山三城列戍，民罷于役是也。唐志注：唐興有羊灌田，朋竿繩橋三城。今指繩橋蓋三城之一。非謂岷江以竹繩為橋也。趙曰：吐蕃西羗屬太宗中宗時以公主妻之。

警急

公自注：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原註：鶴曰：去年嚴武赴召，高適始至，除西川節度使。其在元二年代，崔光遠正是攝也。按史是年吐蕃寇隴右，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既無功，遂亡松維保三州及雲山城。以黃門侍郎嚴武代之，公是詩作於松維未陷之前。漢書：邊防備警急。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和親

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原註

檄羽書也。雖傳檄，跟上妙畧來言。雖若傳檄可定而急著尤在解圍。後四句正欲高急於拯救解圍。原註：夢弼曰：至德二載，永王璘反，適因陳江東利害策，南節度故言舊楚將也。玉壘山名在蜀州，青城縣。趙曰：言青海為吐蕃所有，其勢如鷹之飽而飛颺，不就繫緼也。

王命

王官改題作王命，正以蜀中重地須得王命重臣鎮撫耳。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牢落

新燒棧

初經賊變，蒼茫舊築壇。寫出一時深懷喻蜀意，慟哭望

王官



骨斷言若馬骨已斷不回也。○錢曰築壇指嚴武也武入朝而吐蕃陷河西隴右又圍松州蜀人思得武以代適也。○末二句以蜀中人心未定正賴急遣大臣撫緝深懷慟哭見公之致望獨深切也。

**原註** 按史肅宗時吐蕃數來請和雖知其詐姑務紓患是年使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畱不遣十月破邠

州入奉天代宗幸陝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鶴曰是年吐蕃入寇詔焚大散關及逼京畿旋命郭子儀禦敵子儀久閑廢纔得二十騎而行趙曰司馬相如有喻巴蜀檄公止取喻蜀字以言蜀父老望王官之至也

**征夫** 杜詩次第皆有深意豈得分類。○原註鶴曰警急王命征夫三首皆為高適作吐蕃入寇高適在蜀調征夫防守卒陷松維等州故首篇有才名妙畧之稱而其下皆敗北之事所以諷之也

**十室幾人在** 千山空自多。初敗後景。路衢惟見哭。城市不聞歌。

申云兩句一意 漂梗無安地。自銜枚有荷戈。本地防兵。官軍未通蜀。吾

**道竟如何** 又望援兵

**漁陽** 原註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趙曰漁

陽指雍王所統之兵也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

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以祿山敗散勸諸叛將蚤歸命

猛將即指降將不入謂負固者。○祿山北築城以禦王師後防卒敗歸耆舊即舊家陷於賊中者請問欲其諭士民歸順也

**原註** 鮑曰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游騎天下精兵趙曰按編年通載十月雍王适大敗史朝義將以洙州

降十一月薛嵩等以五州降公聞雍王出師之勝而尚  
聞河北猶有負固者故言諸將飄然而來已為後時而  
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按史祿山反時築壘范陽北號  
雄武以峙兵聚糧此舉往事以懲警之也言祿山初為  
走計而竟不保耳繫書用魯仲  
連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也

西山三首

原註按史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兩川為  
兩節度西山列防秋三戍民罷于役高適

嘗上疏論之不聽又按西  
山有松州正當吐蕃要衝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蜀將  
分旗鼓羌兵助鎧鏃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三首雖皆言吐蕃入犯可危首見西戎入犯而蜀將分  
應降羌助戰尙難制勝次言將幕之飄搖使臣之危險  
賊勢披猖可憂三言馬瘦餉少何以應急末四句因預  
擬捷報以自寬耳情極危苦讀來却不覺○夷界與夷

相近邊界岷山巉絕全蜀倚為巨屏正控西山六州隘  
口蕃州高險近吐蕃是西蜀控吐蕃之要衝其間每停  
雪深百丈○依白帝其規模象白  
帝城也○分旗鼓言分兵應敵

原註

希曰言轉粟之難如上青天高適所謂平戍以西  
數城逸在窮山之巔蹊隧險絕運糧於東馬之路

坐甲於無  
人之鄉也

辛苦三城成長防萬里秋烟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風動  
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迴首得無憂

風動喻飄搖可危天寒喻艱苦不測○廣德元年吐蕃  
陷松維保三城高適不能救於是劔南西山諸州亦入  
于吐蕃

原註

鶴曰蜀有火井在邛  
州故邛有火井縣

子弟猶深入

子弟謂兵士猶孤兒也

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

米船稀。辨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

歸。欲報預擬未然之詞

原註

洙曰蠶崖灌口並西山隘口地名趙曰言戰馬不是克戰而瘦米船以運多不繼而稀也

遣憂

原註鶴曰是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出幸陝州蓋由宦官程元振輩在朝專權遂致召亂太

常博士柳伉上疏其詞切直公至是亦有受諫無今日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紛紛

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留宮室。

諱其名曰隋

焚燒何太頻。

知甚難真是在遠遙測之情非身歷不知。受諫二句透語不嫌過直不直不透也。錢云明皇幸蜀妃子既

死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取張九齡言不

至於此遣使祭之吹笛為曲號謫仙怨公不斥言而曰古人其詞婉矣

原註

後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天公其部帥有二十六萬人皆著黃巾反叛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白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二句即中

使所傳

天寒邵伯樹。地澗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

峽城一作峽城。天寒地澗即遼澗荒涼意。狼狽出奔不堪之狀指代宗言安在責臣下不能扈從也

原註

三輔黃圖望仙臺漢武帝所建在西安華州華陰縣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言光陰之

速亂離中忽已卒歲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直。苦。風。塵。暗。誰。憂。客。

鬢催 二句又深一意言所憂王室多難非以速老致歎也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入。駿。

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遙聞出巡狩。蚤晚遍遐荒。

前四句雖言春景花落水長正見淒涼之狀已引起下四句。遍遐荒見其一意遠避不圖恢復

原註 洙曰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尋泰山巡幸周萬八千里趙曰京師

陷代宗如陝州此始以巡狩而言也

送李卿

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入寇車駕幸陝故有是作。原註宗室世系躡大鄭王房日淮安忠

公琇之子終刑部侍郎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暮景

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魏闕尚含情。

前四句美李勤王之忠後四句見已雖隱居偏僻安靜之地不敢忘朝廷多難也。錢云晉山謂介休縣介山

有介子推廟公不與靈武之賞故以自況為此隱語

原註 趙曰承明漢殿名莊子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闕之下魏闕者謂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故云

魏闕

發閬中

原註鶴曰是年冬公自閬復歸梓州

上寺注解卷下

讀書堂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時公妻子在梓州秋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錢曰雲溪友議云太白作蜀道難為嚴及房杜為之乃野史所紀嚴武與房杜相忤皆在太白已卒之後則友議非篤論也

###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烟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後四句正以無人勤王忽動撥亂之志寂寞二字又謂身為朝廷所棄而無由自效故驚耳驚字從寂寞看出

### 原註

洙曰漢終軍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

###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古字孰與孰通頻為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應吾道見非吾弟所應喜其篤手足之誼相從也孰知二字又謂常常勞其往還心不安也。後四句是家常事雅俗俱有又喻關防之義

###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桃竹竹屬也。原註東坡志林柳子厚詩云桃笙葵扇安可常

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篔簹宋魏間謂之笙方悟桃笙以桃竹為篔簹也梁簡文答湘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篔簹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引又東坡跋桃竹杖引後桃竹

葉如櫻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拄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流傳四方蓋自東坡出也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

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

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

柁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劔或與蛟龍爭因杖為留後所贈故

鄭重言之見杖為已所倚賴猶已之倚賴留後也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

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

滅跡于君山湖上之青峰蓋借竹杖諷章彝驕僭也杜詩處處顧母正非苟作噫風

塵瀕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其縱似太白申日集中變調有費長房事後段更典確入妙

原註鶴曰東坡在廣州贈蒲礪信長老詩已從子美得桃竹不向安期覓棗瓜自注云此山有桃竹可作

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遺之夢弼曰使君指章彝也彝時為梓州刺史鶴曰梓州為梓潼郡以東倚梓

林西枕潼水得名洙曰白帝城在魚復縣神仙傳費長房從壺公游壺公與一竹杖騎而歸即以杖投葛中顧

視乃青龍也洙曰君山在洞庭湖中

冬狩行公自注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

已廢東川節度使故章以刺史領留後詩曰東川節度循其舊稱也時代宗幸陝詔徵天下兵無一人應

者故公感激言之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

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同字即後精整舊註語有譏則謂其僭也禽獸已斃十

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駝嶠崖垂互

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鸚鵡力不

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此處譏其

多殺又譏其取無用之物為徒勞春蒐冬狩侯得同得同譏其僭分使君五馬一

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

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忠君愛國到處殷然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

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了前段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

雖無幽王禍謂無被殺之慘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

再蒙

以流寓一老而正詞舉義督強鎮勤王真過人膽力真有用文章○玄宗幸蜀今代宗又幸陝故曰塵再蒙

原註

夢弼曰校獵謂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漢書音義又云校獵者以木相貫為闌校遮止禽獸

而獵取之也上林賦天子校獵注云以五校兵出獵禮記天子不合圍詩意蓋深譏章彝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卒練習也鄭曰嶠崖高貌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而諸侯同之乃深譏章彝也洙曰章彝兼侍御史故云一馬驄老翁公自謂也史申侯與西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洙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媒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孫季昭示兒編云歐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也序則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詩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如折檻行白馬詩冬狩

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於歌詩者稀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焉

山寺

公自注章留後同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莠苔惟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信者哀便非引人佞

佛持議甚正妙有斟酌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美其平日

撫綏之功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顧兵徒

咄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歡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

胎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此詩雖嘉留後布施中寓規正方是吾儒本領即蘇歐作佛記皆然○龕塔也經云菩薩勢力譬如龍象世尊座名七寶蓮花座○世尊句固譏佛教欲救世先不能自救亦見鬼神俱為數所制○多羅寶樹倚蓮花臺因檀施而見多寶聚於佛座下也多羅樹有三種西域寫經書用此三種皮葉保護得五六百年即貝多也○鬼物以待從之神言○以茲撫士卒謂其移此意普惠師中當為大才周大也與周行同正譏其所用失正與足令信者哀句意同○淨處謂安樂處謂佛殿傾圮如失淨處憂禍胎根失淨來謂閣宇荒廢鬼神怨恫必為災害章憂之故檀施也○朱云章彝擁兵觀望窮人二句公諷其不修臣節妄覬非分猶窮子之離淨處而甘糞穢能無禍胎之憂乎○寒迴因布施之德入道謂六道輪迴同孩公亦欲自附佛教而反於虛空不住之天也嬰孩正無知識無迹相者末處又高一層不沾沾稱揚檀施



原註

黃常明詩話子美詩雖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本即所賦自然及於乘輿

蒙塵股肱非材之意忠義所激一飯不忘君即趙日詩崇牙樹羽佛書注梵語檀波羅密華言布施合華梵之言而云檀施酉陽雜俎云多羅西域樹名如棕櫚樹法華經譬如有人年幼捨父逃逝困窮父求不得窮子傭債遇到父所受雇除穢糞行穢不淨其父宣言爾是我子今我所有的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喜枚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

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公因坦率縱酒每欲

省改妙在直吐不諱此正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說明所以不能久安之故

遊方戀行止復何有時公親已即世故行止得自由遡及遊方可悲相逢半新故

取別隨薄厚三字有斟酌括盡客中不齊情事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

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

簸紅旗此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

畏三峽徒雷吼言波浪不足畏所憂盜賊冬重見衣冠走中原消

息斷黃屋今安否又憂君國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

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謂相念也

原註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家語孔子纍纍然若喪家之狗曲禮所遊必有方言父母

在不遠遊夢弼曰青草湖在巴陵三峽謂巫峽黃牛峽明月峽趙日時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黃屋指言天子

車蓋也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乙太乙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春秋說題南斗吳地也公將適吳楚故云

收京

原註按史是年十月癸巳郭子儀復京師十二月車駕至自陝州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

原註只一却字便見前此當扈從而

不扈從與收京後再見官儀之喜

車駕已還宮尅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

對

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已字與却字應此時正無所用其扈從也俟恢復後羣臣始聚正譏其前此無急公戀主之誠論甚正○數公指郭子儀等非上諸衣冠○末二句又恐其戰勝而驕欲其慎終以收鞏固之效公在南長安在北故曰回首

贈別賀蘭銛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吾

一作抱何恨寂寞向時人

老驥倦驪首蒼鷹愁易馴

申云兩意屢見高賢世未識只似自說

固合嬰飢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尙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

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尊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

辛

首二句言微物皆能自樂形已以飢貧有求於人反受輕薄寂寞二字正寫人情涼薄漠然不應光景下引困驥飢鷹見君子不遇識者受屈亦常事耳○愁謂憂飢故易附人也○公久居蜀故戀芋賀未得歸吳故思尊原註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今云倦驪首則以無伯樂故也晉載記權翼曰慕容垂尤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今云愁易馴得非苟於食養而然鶴曰國步返

正時初復京師代宗自陝回乾坤風塵指吐蕃之亂未  
息也漢貨殖傳蜀卓氏曰吾聞嶧山之下沃墾下有蹲  
鴟至死不飢顏注云蹲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克糧故  
無饑年世說陸機云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千里吳  
石塘  
湖名

###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原註  
樸而

不與易者情事藹然  
三百篇之後少此

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乘槎斷消

息無處覓張騫

有感一歎諸將以賊遺君父真是負恩兵敗國削而使  
者不還也二歎賊黨尚存各鎮不貢而上靡弱不能致  
討也三望振作有為重新舊業力行節儉以招服羣盜  
也四言宜鑿強翰弱枝之論任親賢復封建不可徒修

禮樂文具也末言人亂由於兵殘將疑因明當時之失  
見節度之兼號無用外吏之事權太輕民瘼莫卹欲朝  
廷加意於邦本也如此五詩真補史書所未逮皆當日  
大事要著識見過人杜詩不易作亦不易讀。此感吐  
蕃入寇而作蒙殊恩而亂未已正見諸將負恩報皇天  
謂不能報主恩也新交戰敗衄也舊拓邊謂開疆已成  
往事今但  
喪地耳

### 原註

容齊續筆云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  
故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

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  
亦應厭奔走諸公固合思升平皆是心也按史唐自武  
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府州縣是年吐蕃入  
寇盡有隴右之地故有雲臺舊拓邊之感又按是年遣  
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  
明年乃得歸故用漢使張騫乘槎為喻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勿

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是時史朝義下諸降將奄有幽魏之地驕恣不貢代宗懦弱不能致討故婉諷之。不貢謂跋扈不入貢徒勞使者往催也。天寶以後南詔叛唐歸吐蕃屢為邊患詩內青海指吐蕃越裳指南詔言西南夷不足憂所可慮者藩鎮耳曰慎勿曰無勞言安有節鎮之近不修職貢顧能從事窮荒者乎蓋歎之也。末二句因上意委靡先有罷戰偷安之心不便直言情玩苟安而婉詞以譏之先字更好見不獨各將泄泄而上意先已如是也舊註謂戒人主不當生事外夷大非

**原註** 左傳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朱云杜傷春詩有近傳王在維及滄海欲東巡句此詩為代宗將幸東都而作也史稱廣德二年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時中外艱食晏乃疏汴水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公之意唐建東都本備巡幸今倉粟不之翠華宜臨勿謂洛陽阨無金湯可守能乘此時而赫然東巡號令天下則宇宙長新矣。翠華春省民無饑寒故曰待春。新字欲代宗振作有為勿得苟安。時代宗受諸道珍玩貢獻漸有奢侈之意故以儉德規之

**原註** 洙曰漢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上林賦建翠華之旗蓋天子之旗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疆榦地未有不臣朝受鉞親賢往甲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按諸王分鎮議創自房琯肅宗入賀蘭進明之譖貶之至廣德初宗支削弱河北諸鎮跋扈不臣公故追歎當

時不行瑄議有失強榦弱枝之道前四句丹桂赤色謂漢家象喻王室青梧喻宗藩強榦喻主既英明則姦雄自臣服也。肅宗收兩京以廣平王為元帥所謂受鉞親賢也。玄宗傳位肅宗故以禹之卑宮擬之與壯遊詩禹功亦命子意同。終依言瑄雖貶其議最當宜終依之不獨粉飾禮樂具文如聽簫韶乃為治道耳。

**原註** 光武紀丁恭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榦弱枝所以為治也左傳分茅列土親賢並建親賢同姓也鶴曰是年十月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又當時諸將侈於居第嘗下詔禁止之。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將疑由兵殘人亂又由兵殘將疑。開元以前有事於外則命使否則止後大將居內而遙兼節度使名號故曰名絕假時郡縣皆為藩鎮所管視外吏如奴隸故曰輒無色時士人皆願處內不樂居外有詞言推託借口。

也所謂為使則重為官則輕。公送路使君詩有云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正與此詩五六句相發明五六非為郡守言之正責諸將專制使不得盡力於居官故欲朝廷下詔而問瘡痍也。末二句言人情不樂外任如此不過隱忍苟祿豈能撫民若天子再不省問更將何賴卒章又示以本計也。

**原註** 趙曰安史既滅後僕固懷恩以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沮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寄賀蘭二鈿** 當與前贈別賀蘭同時作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總作白頭翁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

著震蕩於歡娛之後寓意甚深正歎此時朝內以逸樂釀禍也非杜不能發此語。末二句因別而念從前客中聚首多時正不易得。

原註 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重字著在孤城水山寒上好氣昏葭萌氏種迥左擔戎屯終日憂奔走奔走所以避亂歸期未敢論

葭萌屬漢中左擔在陰平縣北即鄧艾束馬懸車處○迥異也處孤城中與異類雜居為可憂

避地

此公避地泉鄉州間竄歸鳳翔時作宜在前數卷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前詩云車駕已還宮此又云行在僅聞信可見杜詩前後次序不無倒亂閱者豈可不計詩意一味執滯○行在謂肅宗即位靈武○神堯謂高祖腥臊謂祿山

閩山歌

原註廣德二年閩州作鶴曰是年公自梓孳家再往閩冬又自閩歸成都

閩州城東靈山白閩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

動將崩已崩一作未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閩山臨江根謂山根已覺氣

與嵩華敵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

原註

唐志閩州有靈山又有玉臺觀洙曰兩相敵曰格鬪

閩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

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漿欵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景少語長

閩中勝事可腸斷。閩州城南天下稀。

閩中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閩中勝事即指上六句城南又專誇錦屏

原註 洙曰嘉陵江源出散關而入于閩又閩州城南有山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原註鶴曰絳州為巴西郡公是年自梓州

孳家往閩州豈道經絳州而有此詩耶班司馬意是班宏按舊史宏為高適劔南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必誤以司直為司馬也又必與後篇同時作當合為一題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劔外春天遠巴西。敕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前四句言回鑾之盛後四句美入奏之忠。黃屋天子所乘車蓋朱衣職引諸臣朝見

送司馬入京杜詩中往往有不書姓者想在此畧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黃閣

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滄霑中。後四句一意轉下

首二句自愧不能撥亂公昔為拾遺有故人在欲司馬向故人達己倦懷社稷之意也。黃閣句當指司馬否則重忝從臣矣

###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杯酒日長可盡飲與故曰容深江

淨綺羅江中無塵故曰淨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

如○今○花○正○多○

原註

趙曰方舟並船也字出爾雅大觀曰深江淨綺羅言江花色淨如綺羅末句公思長安景物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沙煖  
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雲幕祖帳也曹子建詩終宴不知疲後四句又感物之自樂而歎已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原註鶴曰王使君謂閩州

守也唐以正晦日為冷節

山谿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結束

多紅粉

樸得好

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第一首泛江第二首亭上帶出晚景有次第○江平句即潮平似不流○前青惜峯巒過二句寫泛舟疾行入妙此稍知二句寫泛舟徐行人妙○末句反言以見使君情厚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鴛鴦日晚  
烟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公自注巴閩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觀公自注則此詩作於未聞收復

前事後補注故無一語及收宮闕○傷春罷言作傷春詩罷也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兇關塞  
三千里烟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御宿且誰供殷復前王



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足雲氣臣應合總從龍

此詩一章言南北相去之遠不幸蒙塵君臣宜同心戮力以圖中興二章因巴閬新春而歎故鄉禍亂兄弟相見無時也三章言天象告凶宜誅姦黨以變危機又歎出奔時將卒扈從甚少無忠主之誼而願上別求隱逸以圖治也四章言遙傳行在信息不真車駕倉皇未有成算大臣所職何事又無以身殉難如嵇侍中也五章述出奔時餉少兵散狼狽之狀徒使野處者感懷奮激因重望君臣修德以收後效中藏許多情事鄭本乃謂只如一首何也○錢云廣德元年吐蕃陷京師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飢餒乃幸魚朝恩營○三千一萬言巴閬去長安之遠○御宿謂行在宿處供用缺乏也○末二句即衣冠却扈從意見當播遷諸臣正當從龍護衛也

原註 通鑑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二牙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

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夢弼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居寢者皆曰御殷本紀武王修政行德殷道復興周本紀平王東遷于維邑易雲從龍雲以此羣臣龍以此天子蓋言羣臣皆當從駕也

鷺入新年語原註起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草碧水通

池原註上句有牢落官軍遠蕭條萬事危鬢毛元白白淚

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

逶迤原註巴與蜀自別

前四句述巴閬春景下因長安正亂而歎骨肉別離也

日月還相鬪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大角  
纏兵氣鈎陳出帝畿烟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行在諸軍

關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

此首治亂始末具見不是尋常韻語。天文志數日俱出如相鬪又如太白犯日及日食皆鬪合圍謂星辰失次月暈圍繞也暈赤白氣也。端門左右執法星象廷尉御史又熒惑謂之罰星亦謂執法時程元振專權吐蕃入犯下詔徵兵諸道卒無至者代宗倉皇出幸陝州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諫誅元振上罷其官放歸里復與御史王昇結黨以求復用故公欲先誅執法。朱云漢哀帝時歲星入太微逆行於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法者誅若有罪高安侯董賢免歸自殺二句暗引是事以董賢況程元振也。大角赤星為帝座庭鈞陳六星為六宮亦主六軍。末欲其舉隱逸之賢公自覺尚可用而歎上之見棄也王肯二字正見上未肯破格用人耳

原註 漢天文志注星相擊為鬪又晉天文志癸亥日鬪漢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上至平城為

單于所圍趙曰大角纏兵氣言京師兵又滿矣鈞陳出帝畿言乘輿出幸也趙曰耆舊把天衣言父老不欲車駕之出皆牽挽帝衣也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近傳復道

正見消息不真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二句似非體。原蕭關

迷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豈無嵇紹

血霑灑屬車塵

錢云肅宗女和政公主當祿山亂奪柳潭馬載寧國公主逃難。蕭關言代宗既逃北上復思東巡一時避難惶惑之狀。敢料二句即安危大臣在意言國家事非草野所知也。朱云代宗致亂皆因信任非人老臣不見用故一日賢多隱屠釣又曰猶多老大臣又曰誰憶大風歌篇中三致意焉。末二句歎捐軀殉主之難其

人

原註

洙曰漢武帝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北出蕭關  
秦始皇東巡渤海上海銘石勒功唐志關內道有蕭  
關縣晉惠帝北征百官侍御莫不散潰唯嵇紹儼然端  
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紹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  
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司  
馬相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太倉粟競棄魯陽戈胡虜

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春色生烽

燧幽人泣薜蘿二句正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未處

前皆歷敘亂離此首後半仍挽到本題○前四句言出  
奔時兵逃餉缺之狀中夜舞公慷慨欲救時意大風歌  
歎威加海內  
之難邁也

原註

漢紀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  
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志太倉之粟紅腐  
而不可食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  
之反三舍晉祖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  
被而寢中夜聞雞鳴因起舞漢高帝擊黥布還置酒沛  
宮酒酣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書注邊方寇  
至相告夜燃火曰烽晝舉烟曰燧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

鞭忽是過湖城二句言出巡非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

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

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二句一詩之要誅求江邊老翁

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錯料事謂急望治而反見亂也

原註

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世說晉王敦作逆明帝騎巴

滇馬齋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敦晝夢日遶其城忽然驚覺曰營中有黃鬚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趙曰時代宗車駕雖歸長安而有乞遷洛巡海之說故云厥奔走也洙曰嬖孽指程元振時公未聞元振死後故謂其猶能全生也鶴曰公時在閩州故以江邊老翁自稱

江亭王閩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歌短尚畏愁從舞

曲長二天開寵餞謂王五馬爛生光謂蕭川路風烟接俱宜下

鳳凰

原註

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喜

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師曰閩與遂皆屬蜀道故云川路風烟接昔蕭史跨鳳而去王喬乘雙鳧飛來皆神仙人故云俱宜下鳳凰以美二公不凡也洙曰賈誼賦鳳皇翔于千仞今覽德輝而下之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此以美二公為郡之治効也

滕王亭子

公自注亭在玉臺觀內王曾典此州○原註夢弼曰滕王元嬰高祖之子也調露年

間任閩州刺史在閩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

家犬吠白雲間原註亭在觀內故有下句清江碧石傷心麗因今景而弔古人故

嫩蘂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傷心

出牧有遺澤  
在人故歌之

玉臺觀

公自注滕王造○原註趙曰  
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玉臺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

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朱云

頂上馮夷句烏鵲頂上羸女句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鼉鼉

前四句言臺中景臺奉上帝之神羽客所奏簫鼓若諸  
仙朝聚也五六又就觀外山水擬之更有句言臺景可  
樂如是若更有仙術令人長生飛舉便應歸隱  
○詩句似實而馮夷羸女烏鵲羽翰又皆虛擬

原註 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漢禮樂志游閭闔  
觀玉臺注上帝之所居顏延年詩攢素旣森靄積

翠亦葱菁注松柏重布曰積翠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  
女媧清歌馮夷乃河伯列仙傳蕭史教秦女弄玉吹簫

作鳳凰鳴羸秦姓也淮南子  
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此語是通首之旨古牆猶竹色虛閣自

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鳥雀雲霞止為荒村之景動過客之情正  
見無人遊賞○末二句作一折文情振拔

原註 葉夢得詩話老杜滕王亭子詩云粉牆猶竹色虛  
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

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  
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絲雲簫史駐文字魯恭留宮闕

通羣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浩劫大塔也塔一級二級為一劫二劫○蕭史句觀中或有宮主遺跡○魯恭王製宮室於壁中得古文經傳滕王必有詩文遺跡在焉○臺供上帝故五方之帝皆列○末以王子晉比滕王見其神尚往來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風濤正不可渡之實舟楫欹斜疾寫舟之疾行入

神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又及江傍戲問垂綸

客悠悠見汝曹未見釣魚者之自適而已不能也

暮寒言春日暮寒也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戍鼓

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林鶯不歌言禽鳥亦避兵氣○末以極樂反形極悲

原註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注雲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中為琴瑟也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

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

不樂上為忙三字寫出作為淫巧以悅婦人之狀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

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

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明言奪汾陽兵柄使守京城之非犬戎直來坐

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寫出奔狼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

不用尙書郎末言但願賢人削平

首章刺代宗也肅宗朝禍亂皆張后李輔國為之代宗為太子身受其難即位乃復信宦官奪子儀兵柄此童昏之尤者公不敢斥言故以憶昔為詞次章則追思開元之全盛而深感其不可復見也○鄴城史思明既降復叛救慶緒於鄴城故曰反覆關中小兒李輔國閉殿馬家小兒少為闖貌陋粗知書計為僕事高力士後熒惑兩宮摧傷萬姓張后寵遇專房與李輔國持權禁中干預政事請謁過當帝頗不悅無如之何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對山人李唐於便殿顧曰念之毋怪唐曰太上皇亦應思見陛下肅宗涕泣猛士謂奪郭子儀兵柄留宿衛也代宗即位子儀自河南入朝程元振數讒之子儀請解元帥節度使留京師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上幸陝州子儀收復京師十二月駕還長安○朱云公歸成都嚴武奏授尙書員外郎此詩云老儒不用尙書

郎後曰朝廷記識蒙祿秩蓋幕府以後作也

原註趙曰先皇言肅宗也肅宗當祿山之亂即位靈武遂入收長安漢書胡者天之驕子趙曰驕子指言

回紇也當時收長安回紇兵最有功今上代宗也田曰子美謁肅宗于鳳翔時授左拾遺後扈從還長安蓋拾遺掌供奉扈從也希曰祿山之亂盡發邊兵入討賊所以吐蕃乘虛而來西羌謂吐蕃也岐雍當西蜀河北之地洙曰前漢傅介子北地人也持節斬樓蘭王歸懸其首於北闕封介子為義陽侯木蘭行云欲與木蘭賞不

用尙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見生聚之多稻米流脂粟

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富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

日出太平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人人各得其宜宮中

聖人奏雲門言作樂敬事天祖天下朋友皆膠漆申云獨說朋友

妙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典章畫一

萬錢轉下句句與上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識

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者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妙

略過多少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該過多少

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

明皇紀開元二十五年天下斷死囚五十人幾致刑措烏巢寺之獄上特推功元輔封李林甫為晉國公牛仙客為幽國公又二十八年天下雄富京師米價斛不盈二百絹亦如之東由汴宋西歷岐鳳夾路列店陳酒饌待客行人萬里不持寸刃

原註唐書稱至治者以開元貞觀為首饒曰齊統魯縞車班班謂山東出厚繒商販不絕也前漢志齊俗

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韓非子魯人善織屨妻善織縞後漢志桓帝初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周禮大司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師曰漢叔孫通制禮蕭何定律令以開元之治比漢世之隆也

奉寄章十侍御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

再鎮蜀因小忿召梓州刺史章彝殺之公是詩却言其罷梓州將赴朝廷豈非將行時為武所殺又按彝去年夏方守梓未應得代當是其時欲入奏也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地訓

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觀

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公詩每每不嫌自薦



**原註** 洙曰章彝揚州人趙曰指麾所能之事雖天地亦可回誇大言之時段子璋反章討平之故云洙曰

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南諸郡拜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為太守後移潁川又移汝南太守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迺留恂美章彝善守東川恐如關羽寇恂不得去也文選沈約恩倖論明揚幽側惟才是與晁曰江漢垂綸公自言也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樸而真

暖讀去聲已衰病方入已衰病方乘之說得出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

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身與妻孥分兩層寫故國茶

丘墟原註故國指長安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原註鶴曰公在蜀連年往來梓閬間將欲出峽游荆

楚後竟不果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劔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

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灑灑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自述荆南

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驅今古言其意氣足以凌駕今古也○焉知句言不意其數奇如此意使君必志在君國義氣激發者故惜其流落不展也○觀註李廣殺已降陰騭事報應不爽○仲宣樓在荆南

**原註** 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

諸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弟子繇是大化文翁終于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李廣傳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蔡積功武帝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士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趙曰灑灑堆在巫峽口滄浪則漁父所歌滄浪之水在楚地公時欲南下也洙曰魏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嘗登城樓作賦故云仲宣樓

遊子

原註趙曰公時欲南下而尚在巴蜀故有留滯之嘆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厭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

興杳然尚未得往吳門也○公厭蜀故不就卜休飲酒意在速去也

原註

趙曰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史記嚴君平避世賣卜於成都市中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公意已厭住成都言休為酒而眠更留滯于此非止南下遊吳而巴蓬萊仙山可到則亦往矣

雙燕

原註禹偁曰此詩子美托物比意鶴曰公有意於出峽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此借燕之避地知時將離歷遠自喻也○天地在見雖禍亂而天地不改吾亦必歸不敢望平靜也

百舌

原註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春轉夏止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身。二句合看

方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此借百舌以警讒人。百舌春轉夏止，來何處怪之也。重  
重狀其反覆也。報春，佞人獻媚也。知音，雖能兼夫衆語  
整翮，不過一身異其無多身而能兼衆音。又見讒佞爲  
害不在多也。難見如鬼如蜮也。轉新巧言如簧也。末二  
句方切讒人上說。

原註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白閩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原註：鶴曰公出峽之計未遂，聞嚴武

再鎮成都，遂歸草堂。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四句通前

後而敘之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

一章說明去蜀復回以見奔走道途深爲可危。二章述行道之苦。末章又述途中嬉戲事，見可笑樂聊以自慰，亦以換筆三首。

原註趙曰：物役水虛照，言身爲物所役，水亦徒相照，不  
得優游觀賞之也。漢書注：地著謂安土也。左傳：盡  
室以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

斜避石，橋斷却尋溪。二句寫蜀道景入畫何日兵戈盡，飄飄愧老妻。

偃風色謂長林因風低伏也。迴復謂方去蜀復回，心如  
迷亂也。○馬無豆秣，故銜草嘶。○棧道有石阻，須斜  
出以避之。故曰避石。

行○色○遞○隱○見○人○烟○時○有○無○山林高下疎密不同故行色有隱見○原註得高下之趣○僕

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魑○魅○原註得高下之趣○揮○弓○落○狄○廳○直○供○一

笑○樂○似○欲○慰○窮○途○似欲非真慰也

原註 莊子車馬有行色趙曰 揮彈也狄猿屬廳鼠也

別房太尉墓 原註夢弼曰房瑄字次律玄宗幸蜀拜 為相因陳濤斜之敗出守邠州歷晉漢

書道病卒于閩州僧舍

他鄉復行役 駐馬別孤墳 近淚無乾土 低空有斷雲二句言上

為之濕雲為之停志哀也對碁陪謝傅 把劍覓徐君 惟見林花落 鶯啼

送客聞

房瑄以門客董庭蘭鼓琴被糾對碁見圍碁無損 於謝則鼓琴無傷於瑄救護渾然把劍感知己也

原註 洙曰晉謝安當符堅入寇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 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山墅親

朋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 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揖放牀上了

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安薨 贈太傅史記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弗敢言

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而徐君已死遂解 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子乎季子

曰始吾以心許之 豈以死背吾心哉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原註鶴 曰寶應

元年代宗即位嚴武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葬 玄宗肅宗為二聖山靈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

郎是年復節度劍南未幾破吐蕃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開口說明復歸成都之故但使閭

閣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

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五首皆預擬之詞合觀之見公居草堂種竹澆花高致其望嚴公者不過生理細務絕不及一毫用世之心始知公之依嚴特迫於窮困而非不得已也○每首必結到嚴公甚有法○文翁化蜀言閭閣尚有武遺化也還揖讓言禮讓成風鄰里與公仍交好也○郫縣以竹筒盛酒不用酤言嚴公行厨時時攜贈也○諳小徑言武昔日每過訪幾回書札又用此番回蜀出于嚴公以書相招也

**原註**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下注云符以代之左太沖蜀都賦嘉魚出于丙穴注云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丙地名鄒

善民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柏枝山有丙穴方數丈有嘉魚常以春未游渚冬入穴丙陽方穴口向丙鶴曰邛州大邑縣有嘉魚穴又萬州梁山縣柏枝山有丙穴出嘉魚興州順政縣丙水出丙穴穴口濶五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風俗錄郫人剝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香達於筒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為郫筒酒修可曰郫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郫筒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為棋子郫筒當酒壺則郫筒為盛酒器可知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論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馬錦

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

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

以成都為故園所謂却望并州是故鄉猶得見預計歸草堂時也無兵馬頌嚴公復任寇息也主人即指嚴說

延俗客謂公不在兒童未免延俗客以居今歸勿怪之也山簡鎮荊州時醉習家池言嚴去蜀方二年當日流風餘韻尙未覺盡今又再鎮賞復加新以習池比草堂以荊州比嚴也

原註 師曰嚴武昔嘗訪草堂酣飲賦詠故比之晉山簡習池之遊

竹寒沙碧浣花溪。桶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裏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籍

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此首想像草堂荒蕪堪與周公伊威在室蠨蛸在戶詩並讀。前四句指溪言須愁不解正咫尺迷也五六方指草堂言送馬蹄送字妙言主人不在好景徒送過客馬蹄耳。荒庭緊承五六預擬初至草堂不暇芟薙蕪穢而嚴公必來故著一先字言不能掃徑以迎也

原註 梁益記溪水出渝江居人多造綠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為崔寧宅捨為寺今尙在焉後漢周澤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闕問所

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

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江水風則有湍湍來能致沙崩沙崩必損藥欄故設水檻以防之所以阻之。落殺也設為江檻堤防以滅殺風湍。金丹延年公欲以藥裹養老。未二句蓋預幸草堂復還而歎前此行役勞苦也

原註 夢弼曰公於草堂嘗手植四松按集有四松詩斬竹有詩黃閣老指嚴武國史補兩省相呼為閣老

武至德間為給事中時公為左拾遺正聯兩省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芟荷衣

公有南鄰北鄰詩南鄰錦里先生朱山人多道氣北鄰王明府愛酒能詩又解斯融酒伴亦南鄰皆素交也公以世少知己故止懷古人久厭風塵故願息機人盡說嚴公可依歸故公回蜀就之不妨芟荷謂時時可以野服晤語也按第一首言所以復回成都由嚴公相招之故第二首預擬歸成都草堂嚴公過從相與之事第三首又追去後草堂荒涼之景而意嚴公必先過訪第四首言再葺草堂得依嚴公暫爾休息之樂末首則

約畧今昔去回而欲與嚴公相依為命時時過從也布置甚妙

原註 洙曰烏皮几以烏皮裹几公所憑者洙曰馬援回陣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也總戎言嚴公遊子公自謂也離騷製芟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孫 丙謙 丙厚 正字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卷之十

<p>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small></small></p>	<p>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small></small></p>	<p>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small></small></p>	<p>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small></small></p>	<p>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small></small></p>	<p>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small></small></p>	<p>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small></small></p>	<p>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small></small></p>	<p>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small></small></p>	<p>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  <small>公遊于公自謂出遊...</small></small></p>
--	--	--	--	--	--	--	--	--	--



